

當身體是被感染的場域： 論〈蚤〉與〈山瘟〉中的入侵與掠奪

一、前言

魯亮·諾命 (Luyyang Nomin)，泰雅爾族人，是台灣原住民文學重要的創作者，其作品經常透過山林、疾病或寄生等抽象的意象，描繪人類與自然的複雜關係與原住民被殖民背景下的恐懼與不安，揭示文明對土地與原鄉的入侵所帶來的倫理、文化與生態問題。本文所研究的〈蚤〉與〈山瘟〉分別為 2025 與 2021 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首獎小說。

兩篇小說的特色在於擅長經營各種意象與細膩描繪主角的內心狀態。同時，將原住民對於外來殖民者內心的恐懼具體化，使小說呈現詭譎的氣氛。〈蚤〉透過跳蚤對於主角伊凡·樓信的侵害與鬥爭，帶出部落被外來投資客、部落土地代書與白面人由外而內持續蠶食鯨吞土地並同化原住民的殖民歷史。而為什麼作者選擇「蚤」作為小說的核心意象？所傳遞出的歷史背景為何？又為何造成原住民的集體內心恐懼？本文將先藉由分析象徵、場景安排、角色安排等面向，探討〈蚤〉一文的象徵所隱含的訊息，並探討跳蚤的散播與蔓延，對照文本原住民的獨白與行為，找出背後象徵的內心罪惡或恐懼的外顯與集體的信仰焦慮。

在小說首獎的短評中，評審認為〈蚤〉中擬人化的跳蚤拉令·夏，象徵移民至部落生活後，瓜分原住民土地的外來移民者。且文中作者在小說中的呢喃，是其對於部落族人的反諷與自我省思。除此之外，小說中部落人與跳蚤之間的拉扯、鬥爭，強化現代小說在傳統題材上的敘事鋪陳。¹

在作者另一篇小說〈山瘟〉中，評審在短評中認為文中貪婪的鼠王甫素斯順著殖民歷史鑿出的痕跡，將部落青年引向自我毀滅的深淵。²為什麼作者選擇「山老鼠」作為小說的核心意象？所欲傳遞的意念為何？又為何造成原住民的集體內心恐懼？本文將先藉由分析象徵、場景安排、角色安排等面向，探討〈山瘟〉一文的象徵所隱含的訊息，並探討感染山瘟及從人變為鼠的過程，分析其中的象徵。

〈山瘟〉透過「山老鼠」的隱喻，象徵原住民文化的入侵與掠奪，對比了主角對族人文化記憶的保存與堅守，與〈蚤〉具有相似之處。因此，筆者將探討兩

¹ 改寫自 2025 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首獎的評審短評。

<https://award.nmtl.gov.tw/information?uid=3&pid=2270>. <https://reurl.cc/qKZqrR>，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12 月 2 日。

² 改寫自 2021 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首獎的評審短評。

<https://award.nmtl.gov.tw/information?uid=3&pid=1861><https://reurl.cc/qKZqrR>，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12 月 2 日。

篇作品如何分別以「寄生——反噬」的循環結構揭示自然力量（蚤與山老鼠）的反撲與人類文明的失衡。

二、〈蚤〉的時代背景與象徵意涵

（一）日治時期：〈蚤〉設定的時代背景

在探討〈蚤〉一文的殖民背景前，須瞭解文本中所描述的時代背景與相關原住民族群文化與歷史。由文本中可以藉由敘述的相關物品與用語推論之，表（一）整理了文本相關敘述與代表的背景與原住民族群文化。

表（一）：文本時代與族群背景在文章中的對應

代表的時代或族群	文本對應
日式房屋	大正年間建造的日式平房。 ³
日文用語	使用賴打（打火機，借自日語ライター）點菸。 ⁴
日系香菸品牌	「妻子里慕依·阿麗也是同樣的站姿，抽著相同品牌的七星白菸」。 ⁵
泰雅族用語	「斯謬司」「Gaga」「yaqih utux」等。 ⁶
泰雅族文化	祖靈祭（Smyus）。 ⁷
泰雅族建築	深入一百五十年前祖父武鮑建的博拉罕。 ⁸

由表（一）推知，能將文中的時代與族群背景聚焦於日治時期的泰雅族。泰雅族起初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區，但在18世紀時由於漢人從臺灣西部平原向淺山地帶拓墾，連帶導致原本居住於當地的平埔族（道卡斯、巴則海、巴布拉、貓霧拺等族）往更偏遠山區移動，使得泰雅族逐漸往北部山區移動。此結果導致日本殖民時期，因日本缺乏天然資源，對於土地資源的掠奪可謂屢見不鮮，時常為了開採山林資源而肆意破壞山林及土地，而泰雅族生活的領域恰好為樟腦的開採地，因此也成為受害者之一。

對於原住民土地的政策，日本當局以「無主地」為論調：透過大規模的林野調查與整理事業，將臺灣林野地：分為以下三種：可開發林野——供應財團開發所需的森林地、「要存置林野」——現代國有林地的前身、以及「準要存置林野」——現今原住民族保留地的前身，將臺灣的林野切割成不同用途用地，大規模地

³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202

⁴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207

⁵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201

⁶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分別出自頁198、207、209

⁷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198

⁸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205

限縮泰雅族的生活空間。除此之外，日本當局還透過五年理番計畫、推進隘勇線等方式將泰雅族傳統領地逐步化為國有地，唯有歸順者才能獲得土地配給，強行切割其土地，甚至強制要求集團移住，將泰雅族從偏遠山區遷至易管控的淺山地區，嚴重危害了原住民的土地權，而這些被強制徵用土地大多轉為大規模產業用地，如糖廠和軍事設施。⁹

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期間，被迫接受語言教育、同化政策，使得原住民傳統語言和文化逐漸消失，因此與日本政府發生多次武裝衝突，發生了大豹社抵禦日軍進入的「大豹社事件」與「大科崁群抗日事件」、「石加路事件」等重大抗日事件，表現出強烈反抗精神，但也因而遭到強制集團移住並分家以利於管理，使得傳統儀式及宗教活動難以進行，但在經過當局多次鎮壓後，泰雅族改以懷柔的方式試圖維護其文化傳統，而且由於部落民意代表及領袖並非完全透過部落以民主方式產生，而是人選需要政府認可甚至由官方指派以便於政策推行，因此部落領導者逐漸轉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原住民菁英，使得部落領導層逐漸被日本當局掌控，頭目老蕃的勢力也隨之式微，降低了原住民傳統父系世襲地位的力量。除此之外，由於泰雅族處於政治和文化中的社會底層，因此常被視為次等公民，而且缺乏公平的資源和權利保障遭到不平等的對待。¹⁰

（二）繁殖與入侵：「蚤」象徵的人性貪婪與殖民寄生

本文以〈蚤〉作為貫穿全文的核心象徵，透過跳蚤拉令・夏和主角伊凡・樓信的對話、行為與夢境的虛實交錯，呈現跳蚤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在文本中，

⁹ 此部分內容改寫林秋綿、徐世榮、陳怡萱、鄭安晞。林秋綿，〈臺灣各時期原住民土地政策演變及其影響之探討〉，《台灣土地研究》，2期（2006年5月），頁23-40。徐世榮，〈慘痛的台灣土地掠奪史〉，2017年3月12日，《報導者》，網址：<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land-grabbing>，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12月2日。陳怡萱，〈初探非原住民取得泰雅族傳統領域內土地權之案例：以尖石鄉為例〉，《原住民族文獻》，39期（2019年10月），頁8-14。鄭安晞，〈日治時期隘勇線推進與蕃界之內涵轉變〉，《中央大學人文學報》，50期（2012年4月），頁131-208。

¹⁰ 此部分內容改寫自張耀宗、林秋綿、徐世榮、鄭安晞。張耀宗，〈教育菁英 vs. 傳統菁英：日治時期教育影響下原住民領導機制的轉變〉，《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七卷一期（2007年6月），頁1-27。林秋綿，〈臺灣各時期原住民土地政策演變及其影響之探討〉，《台灣土地研究》，2期（2006年5月），頁23-40。徐世榮，〈慘痛的台灣土地掠奪史〉，2017年3月12日，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12月2日。鄭安晞，〈日治時期隘勇線推進與蕃界之內涵轉變〉，《中央大學人文學報》，50期（2012年4月），頁131-208。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2010年8月17日，《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網址：<https://reurl.cc/qKZqrR>，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12月2日。

跳蚤出現的場景與行為呈現不同面向的象徵意涵與殖民歷史。以下將透過文中對蚤出現的場景，分析蚤代表的象徵意涵：

1. 土地的掠奪：

本文最初以跳蚤的出現引出作者對跳蚤孳生的不信與懷疑：

伊凡·樓信如此深信不疑，自從他們來到伐魯恩部落之後，跳蚤才開始孳生在各個角落。¹¹

帶出跳蚤在伐魯恩部落的繁殖，而此處的「他們」於接續主角伊凡·樓信沿著跳蚤的分布尋找蚤源能推知為土地瓜分與買賣的投資客、土地代書與部落元老等人。蚤源的尋找由三條主要支線展開：

第一條朝向伐魯恩部落七屆元老級民意代表哈路斯·瓦旦二十甲腹地的私人豪華莊園……那裡是部落的不夜城，招待形形色色的外來客。「第二條路線則是伐魯恩部落唯一的土地代書事務所……打著改善族人生活的招牌，以部落人頭進行原住民保留地販賣的保留。」「第三條路線是他撓破了頭皮也意料不到的，是每一年以高價收購部落所有可利用土地作為地皮炒作的投資客們，聯合建立的非原住民保留地保護區」伊凡·樓信相信打從他們陸陸續續從簡短頭髮的人離開、操著捲舌音的人、提著一只只裝滿紙鈔的黑皮箱的白面人們來到伐魯恩部落之後，跳蚤才開始繁衍在各個角落。

¹²

此處「剪短頭髮的人」相較於長頭髮代表的自然與原始，象徵文明的規訓與同化、「捲舌音的人」象徵外來語言與殖民文化的語言權力，而此處的「白面人們」則呼應前文的「土地買賣者」與「投資客」。由此推知，「蚤」由這些外來者開始的土地瓜分與買賣開始孳生與繁殖，故於本段可初步推得「蚤」所象徵的是侵入伐魯恩部落的外來客。同時，蚤源的發現也象徵著土地在保留地的買賣、外來投資客的炒作等操作後逐漸從伐魯恩部落的原住民中流失。

2. 身體的入侵：

跳蚤於伊凡·樓信身體的入侵，除了帶出其對於跳蚤的恐懼：

如今只要一丁點的黑點附著在伊凡·樓信的下半身都能夠引起他的恐慌症發作。¹³

此恐懼是一種深層的象徵，代表著部落在殖民歷史與現代貪婪衝擊下，所承受的文化侵蝕與個人精神崩潰。文中作者在蚤入侵伊凡·樓信身體時，以層遞的方式

¹¹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198

¹²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199

¹³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198

描寫主角在經歷種種不堪與痛苦下，所呈現出的心靈狀態，表（二）整理了文中依時間順序描寫的侵害過程與全方面身心靈的崩潰與不安。此種循序漸進的恐懼，由初始入侵伊凡・樓信的不以為意到恐慌症，逐漸由一隻演變成一群，這種轉變代表了殖民的力量與入侵規模逐漸擴大，大至最後逐漸吞噬伊凡・樓信的身體。而作者藉伊凡・樓信傳達了整個部落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同時，藉由伊凡・樓信的心靈狀態，隱隱傳達泰雅族原住民族在殖民洪流中對於殖民統治的反抗與無力。

表（二）：依照時序對應蚤於伊凡・樓信身體的侵害與造成的心靈創傷

時間順序	文本對應
初期的入侵與身心靈壓力。 ¹⁴	
初始與蔓延	蚤群的出現從三兩隻小蚤發展成一整群。
蚤的出現－恐慌的引發	只要一點黑點就可以引發伊凡・樓信的恐慌症。
首次入侵伊凡的身體	全身發癢時，伊凡・樓信才看到密集規律斑點的丘疹。
無法克制的搔癢	斑點演變成小水泡，即便搔破出血，伊凡也無法克制停下搔癢的欲望。
全面性的灼燒感	伊凡「像一隻獮猴猛力抓撓身上的蚤癥」他哭笑不得地說：「猶如星星之火燎原，從腳掌到上半身被焚燒」。
心理壓力	一點點的黑點就足以引發心悸，而三五成群的黑點使伊凡・樓信不由自主地的冒出冷汗。
後期折磨與身體的崩潰。	
窒息與靈魂剝離感	到了晚期看見蚤群的伊凡・樓信幾乎窒息，甚至感受到靈魂即將被剝離這具軀體。 ¹⁵
成年蚤的肆虐	數十隻巨大的成年蚤在他身上無情地吸食肆虐。 ¹⁶
傷口的混亂	伊凡因為化學藥劑灼傷和新撓破的蚤癥，他的身體已經無法分辨出新舊傷口。 ¹⁷
試驗的代價	伊凡曾奉獻出自己的身體作為偉大的人體實證，嘗試化學除蚤，結果身體出現燒灼感，手面呈現發紺，意識開始模糊，瀕臨氣絕。 ¹⁸
最終的印記	在火圈熄滅前，伊凡看見自己手背上有一顆「五月桃大盯咬的大紅斑」。 ¹⁹

¹⁴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198

¹⁵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198

¹⁶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05

¹⁷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05

¹⁸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03

¹⁹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12

蚤在伊凡·樓信身體內的入侵，緊緊扣合了小說的主題，即部落的殖民創傷與貪婪的蔓延。跳蚤首先從外來者來到部落後開始孳生，象徵著外來勢力對部落的長期寄生與剝奪。然而，當部落的土地（農莊、果園、鵝舍）被蚤群全面佔據：

蚤群佔據了伊凡所有的土地，從黑鐵鍛造的排灣族工法的大門入口起，他利用自以為與生俱來的敏銳洞察力，端著放大鏡仔細地搜尋每一杯土，才發現牠們除了占據木造起建的二樓層日式家屋，蚤群也已遍布兩百多棵水蜜桃樹的果園、籬垣圍起充滿泥濘噁臭的有機肥地面的鵝舍、鑽石形的人工池、囤放工具和飼料的工寮，甚至深入到一棟一百五十年前祖父武鮑·那威依時期以樹皮屋起建的博拉罕²⁰

在此段中，蚤同時佔領了象徵伐魯恩部落歷久以來流傳的地標——博拉罕時，代表整個部落被外來勢力殖民與掠奪，而主角伊凡·樓信的身體就成了唯一最後的防線。蚤群使伊凡·樓信的靈魂剝離，並且失去對身體的控制，甚至失去了記憶。同時，蚤在伊凡·樓信身體上無法治癒的蚤癬和新舊傷口與文末伊凡·樓信身上永久的「五月桃大盯咬的大紅斑」象徵著殖民與入侵歷史的創傷在個人身上留下的永久性烙印。由表（二）的時間順序，蚤的寄生對於伊凡·樓信的心靈由一開始的恐慌至引發心悸、窒息與心靈剝離乃至最後意識模糊與瀕臨死亡蠶食鯨吞伊凡·樓信的希望。作者如此安排的作用，除了象徵殖民者一步一步摧毀伐魯恩部落，更代表著被殖民者內心對於外來者統治的畏懼與不安。儘管伊凡·樓信用盡所有辦法全力消除蚤，甚至以自身身體試驗化學除蚤，仍然以失敗告終，暗示著個人即使犧牲肉體也無法對抗背後龐大的殖民入侵力量。除此之外，這種身體的變異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反應，更是泰雅族傳統倫理（Gaga）與現代資本慾望衝突後的文明過敏。伊凡·樓信試圖以化學藥劑除蚤，象徵著原住民試圖以現代文明的手段來解決由文明帶來的創傷，卻反而陷入意識模糊的困境。這反映出被殖民者在面對土地流失時，身體成為了最後、也是最痛苦的防線，而那些無法癒合的蚤癬，則是在歷史暴力下泰雅族族群記憶留下的傷疤。

3. 幻覺與夢境：

〈蚤〉一文運用了許多虛實交錯的夢境、幻覺與現實，以揭示主角伊凡·樓信的內心創傷、精神崩潰，以及部落面臨的殖民危機。伊凡·樓信的「幻覺人物」拉令·夏與他的夢境，成為連接現實痛苦與潛意識焦慮的關鍵。拉令·夏是貫穿小說重要的虛幻角色，不僅是伊凡·樓信內心精神的投射，也是代表「貪婪慾念」和「惡靈」：

拉令·夏解釋道：「（不需要母體孵育，貪婪就是最好的溫床。）」……
拉令·夏：「蚤以人的慾念為食，也以人的慾念繁衍，讓牠們強大的不是

²⁰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04

蚤的本身，而是人的執慾」。」「伊凡・樓信相信蚤群是「有組織與紀律的侵襲」，且牠們「承載著旺盛的生命力和隨之而來的咒詛」。²¹

作者透過將人性的貪慾具象化，解釋了依賴人類貪欲繁殖的蚤群為何無法根除。在即將被殖民摧毀的伐魯恩部落，這些跳蚤除了作為貪婪的化身隱射人類不停掠奪土地侵害原住民部落，更也透過「蚤」的不可消除講述當代社會中對於土地的貪婪具有不可摧毀的強大慾望。在文本中，拉令・夏與伊凡・樓信的互動與呢喃呈現虛實交錯的象徵意義，表（三）整理伊凡・樓信與拉令・夏間存在的虛幻關係。作者創造「拉令・夏」一角出現於伊凡・樓信的幻覺與夢境中，逐漸吞噬伊凡・樓信，除了象徵人性的貪婪與殘暴，「拉令・夏」更代表著「伊凡・樓信」內心的呢喃。

表（三）：伊凡・樓信與拉令・夏間存在的虛幻關係。

時間順序	文本對應
首次出現與醫師診斷	拉令・夏的出現使伊凡・樓信認為他「只是存在於記憶底下的第一層意識，或者潛藏在他夢裡的第三層意識間浮現」。而經過醫師診斷伊凡・樓信患有思覺失調症後，他才說服自己拉令・夏僅是他的幻覺。 ²²
記憶的交織	拉令・夏使伊凡・樓信順著煙圈看見了「驀然回到卅歲時婚變的那年」，看到妻子慕依・阿麗和的記憶。同時，拉令・夏使伊凡・樓信記憶混亂、失去身體感知。 ²³
蚤群的召喚者	伊凡・樓信認為拉令・夏「擁有遊蕩的惡靈的能力從四面八方召喚群蚤而來」。並且拉令・夏指出其為跳蚤的權力中心。幻覺的實體化使拉令・夏能聽見伊凡・樓信內心的獨白。表明了拉令・夏已經成為伊凡・樓信的潛意識。 ²⁴
最終的變形	拉令・夏幻化為一隻巨大的牠（巨蚤/蚤王）。這使伊凡「再次陷入真實與夢境的邊際」。 ²⁵

與此同時，拉令・夏扮演的嘲諷者與迫害者，代表著伊凡・樓信對於自我與族人在面對殖民統治時，自我認同與文化保留的省思與諷刺。拉令・夏對於傳統文化的質問，除了展現作者對於傳統文化的堅守，更傳達作者不願部落被殖民統治摧毀的事實：

²¹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00

²²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00

²³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01

²⁴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01

²⁵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12

拉令・夏：「在這個依賴手機的年代，你還信這一套 Gaga，你需要的是格每斯而非德個里慕。」拉令・夏坐下來後開頭的第一句就嘲諷他說。²⁶

「……你就是巴望著我受苦受害，巴不得我失去這一塊伐魯恩部落最後的淨土，我心裡就是知道，每當我跟部落人靠近說話，你就會立刻出現在角落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這麼多年來，我在你的迫害中忍耐，我明白你在想什麼，失去隱私下呼吸著沒有自由的空氣。」伊凡在心裡想著。

²⁷

兩人的一舉一動皆是對於殖民統治與堅守部落的思辨，然而文末伊凡・樓信再次陷入真實與夢境的掙扎時，結局已悄然可見，伊凡・樓信的精神已與部落的土地危機徹底融合，難以分離。這些虛幻與現實掙扎，構成了本篇小說的核心主題：「殖民、後殖民的掙扎無奈與希望」。

在文本中，除了著重描寫伊凡・樓信與拉令・夏糾纏的關係，主角伊凡・樓信的「夢境」也帶出來本文的中心主題與思想。表（四）整理了本文中主角的夢境與其象徵意涵，而這些夢境是凶兆的預示和內心焦慮的反映。在文中，作者常透過虛實交錯的手法呈現伊凡・樓信的內想法與對於殖民統治的不安與抗拒。

表（四）：伊凡・樓信的夢境與象徵意涵

夢境內容	文本對應	象徵意涵
巨蚤被斬首	伊凡・樓信夢見一隻巨大如人形的蚤被他斬首，然而卻無法從當下逃走。 ²⁸	伊凡・樓信渴望用暴力根除蚤害（貪婪的化身），但在現實中無法擺脫精神困境。
牙齒脫落	伊凡・樓信夢見牙齒脫落在烏黑的地面，並撿起墜的落齒，重新裝回原來的牙床上。 ²⁹	牙齒脫落象徵失去力量、失敗。他試圖將落齒裝回牙床，反映他企圖修補已發生的悲劇，而「烏黑地面」則呼應了現實中被蚤群佔據的「烏黑的世界」。
夢見原矛頭蝮	夢見一條不規則黑色斑塊的原矛頭蝮，伊凡・樓信使勁地敲打牠的頭部卻不能將之擊斃。 ³⁰	毒蛇象徵難以消滅的威脅。它無法被擊斃，象徵著蚤代表的「人類貪慾」難被摧毀。
夢見自身死亡（凶兆）	伊凡・樓信夢見他躺在病床上，面容浮腫且蒼白。並自知此在預示著凶兆」。 ³¹	死亡的預兆，強化了生命的終了，與他最終堅守的「直到靈魂被祖靈收割之日」的決心與價值相呼應。

²⁶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09

²⁷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10

²⁸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07

²⁹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07

³⁰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10

³¹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07

三、從外來文化到回歸傳統生活：〈山廬〉中文化及歷史變遷與衝突

〈山廬〉的故事背景設定在近代的臺灣原住民部落，作者聚焦於當前的部落所面臨的危機。本文將著重探討〈山廬〉的時代背景與文本中的象徵意涵，進而分析魯亮·諾命筆下〈蚤〉與〈山廬〉所形成的循環結構。雖然文中並未明說主角的「山廬」來源或轉化是因「殖民統治」直接造成，但故事的地理背景、基礎建設與部落經濟的變遷，卻與過去的殖民和政權的治理歷史有著深度的連結。

(一) 歷史的場景——日治時期以前的墾植與警備道與林道

〈山廬〉中充滿了歷史的變遷，這顯示了不同政權對山林的利用與控制。本文主角瓦旦（Watan）前往暫居的果園竹寮附近，可以看到從日治時期以前就存在的土地利用：

我可以清晰看見從日治時期以前，祖父在日警阿里麻桑教導墾植的水田，如今已改植水蜜桃園。³²

此段歷史顯示了外來政權（即日本當局）曾介入原住民的農耕和土地使用。此段歷史顯示了外來政權（即日本當局）曾介入原住民的農耕和土地使用。並且由文中提及主角所居住的部落現今種植水蜜桃，即能代表此時期泰雅族已經歷完日治時期，且不再像過往仰賴墾殖水田維生。同時，在文中，瓦旦與外籍移工帕提耶上山時，他們行走的路線：

……本就沉默少語的他，行走在日本警備道遺留下的三尺林道上，我幾乎可以聽到山櫻花葉瓣飄落在鬆軟的腐葉路面上的輕脆音聲。……我們順著國民政府初期伐木遺留的棧道，三尺寬的緩坡道濕漉漉，沿路夾道的闊葉林伸向漆黑的天空。³³

暗示了主角當前進行的盜伐活動，是利用過去殖民者和早期政府為了「控制山區」（警備道）和「經濟開發」（伐木棧道）所建構的路徑，進行非法行為。

(二) 部落經濟模式的變遷與衝突

故事中的當代危機是傳統價值在現代經濟壓力下的崩解，而這種壓力來自外部力量對山林的資源化。在文本中可以從傳統揹負到現代牟利的轉變看出：

桿上米黃色吊燈斜斜地投射在將近半世紀 以前的老舊竹寮。……竹寮柱基是耐腐的九芎木，當年從塔曼山砍伐後一路揹下來的……，我開啟鏽蝕的鋅鐵小門，門楣不高需要彎腰進屋內，走進屋內門重又咯吱

³²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11

³³ 魯亮·諾命著，〈山廬〉，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28

咯吱的關閉，一股潮溼的霉味撲鼻而來。……這些年，汲汲於上塔曼山砍伐經濟價值高的木瘤，好變賣給收購木頭的上盤商，伸指算算已將近兩年未曾在竹寮灶火我拉了一只板凳，試著升起火，潮腐的木柴花了一段時間才燃起。³⁴

此段顯示瓦旦曾是泰雅族傳統中「網袋之肩帶」即「有能力上山狩獵的成年男子」，將砍得的木材背下山並用於生活所需。然而，他過去多年的行為卻是「汲汲於上塔曼山砍伐經濟價值高的木瘤，以利於變賣給收購木頭的上盤商」。而在殖民經濟方面，過去的殖民統治與早期國民政府的政策，旨在將山區的森林資源納入國家經濟體系進行大規模伐木，而主角的盜伐行為：

工頭帕提耶更是部落上山揹樹的人們最忠實的揹工。那一天，本就沉默少語的他行走在日本警備道遺留下的三尺林道上，……『帕提耶，你的家很遠嗎？』背脊上的鏈鋸壓得我氣喘吁吁。……「有想要何時回去嗎？」我胡亂地塞了個話題。「等到你們鋸樹的人，不需要我揹這背上的木頭。」帕提耶指向背後網袋。³⁵

於此處可視為這種將山林視為可供榨取經濟資源的思維慣性在當代的延續，僅是行為轉為地下化、非法化。

（三）非法伐木的「山老鼠」之身份衝突

〈山廬〉由主角砍下一顆樹瘤後，一隻山老鼠跑出做為開端：

砍下樹瘤之後，一隻山老鼠從樹根的縫隙鑽出來，冷不防地在我右腳踝的阿基里斯腱狠狠地咬了一口，被咬到的那一瞬間，腳踝的刺痛讓我的心臟緊縮，我幾乎昏厥過去。³⁶

而此段對於主角的身心靈一連串的轉變，旨在透過採伐樹瘤者在人與鼠的衝突中，傳達雖然身為原住民，卻成為了所謂『山老鼠』的伐樹瘤者，內心的衝突與不安：

迷茫的眼裡，看見十幾隻與我身形相似的龐大山老鼠，皆由馬凌部落的方向忽奔而至。牠們各個腳步輕盈，穿梭在竹林裡，凸出的眼睛有的閃爍著螢光色，有的是血紅色，有的黑亮。群鼠在甫素斯的跟前打住，匯聚至交岔路口，牠叫了一聲發號施令，牠們一隻接著一隻，井然有序地把尾巴搭在牠的尾端，直到群鼠尾毛交纏在一塊。此刻，我眼前的亮光全部熄滅，也發不出任何的聲音，只剩下孱弱的聽覺。³⁷

³⁴ 魯亮·諾命著，〈山廬〉，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27

³⁵ 魯亮·諾命著，〈山廬〉，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28

³⁶ 魯亮·諾命著，〈山廬〉，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26

³⁷ 魯亮·諾命著，〈山廬〉，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40

而這種身份上的撕裂，正是傳統部落文化與外來經濟體系（殖民、資本主義等）長期衝撞的結果。雖然故事的主線聚焦於「山瘟」帶來的變形與社會道德的腐敗（毒品、貪婪、非法移工問題），但作者透過場景的設定，將這些腐敗問題置於一個深受歷史治理影響的場景中。並且利用了殖民與後殖民時期遺留下的基礎設施，對比追逐由外部市場定義的「經濟價值」意即木瘤，間接揭示了部落社會在歷史權力結構下，面臨資源被剝削和傳統身份迷失的困境。除此之外，瓦旦的身份轉變，體現了「與山共生」到「對山榨取」的墮落過程。過去，泰雅族男子以網袋揹負生活所需，展現對山林的敬畏；如今，主角瓦旦卻行走在日本警備道與國民政府伐木棧道的歷史殘骸上，利用殖民者留下的路徑進行盜伐。這種山老鼠的身份，在現代用語中，象徵的是非法盜伐林木、盜採林產物的人，其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的自我寄生與剝削，他在變賣經濟木瘤的過程中，也同時變賣了自己的族群認同，導致其最終被山瘟反噬，被迫經歷去文明化的過程，以一種最極端的方式重返祖靈。

（四）殖民後的大自然反撲

山老鼠及山瘟分別代表的是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及大自然的力量，而文中主角被山老鼠咬到腳踝（感染山瘟）而逐漸變成山老鼠，並且產生另一種鼠性的意識與主角的靈魂爭奪其身體的掌控權，設法喚醒主角心中對於傳統文化的歸屬感及認同感：

砍下樹瘤之後，一隻山老鼠從樹根的縫隙鑽出來，冷不防地在我右腳踝的阿基里斯腱狠狠地咬了一口」。我意識到：「整個靈魂猛然被一股力量推離出軀體，我的意識被取代，就像站在一旁看著自己」……「體內中的另一個人完全佔據了我的軀體，成為了另一個全然陌生的我——他爬下床…形體宛若一隻龐大的活生生的齧齒動物。³⁸

這恐怖經歷可視為一種大自然對於外來文化的反撲，更隱密了喻主體意識的分裂與失序。同時，由於甫素斯（山老鼠）是從樹根縫隙鑽出，而分布在樹根附近的樹瘤是主角的利益來源，因此可判斷出甫素斯代表了其象徵被資本邏輯扭曲後的原始自然力量，表現出在慾望與利益驅動下產生隱性與暴力，並喻示在侵害人類貪婪虐待時可能出現的反制與回應。表（五）整理了甫素斯（山老鼠）所代表的「大自然力量」對人類社會（特別是受西方宗教和現代經濟影響的文明）的侵略性厭惡與反抗與其中的象徵意涵。而象徵大自然的山老鼠希望主角由而外而內地去文明化，因為其在文中多次發言展現出對於外來文化的侵略感到十分厭惡，對於基督教不認同的舉動：

³⁸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26

你在空虛的教堂向僵死的十字架雕像禱告時，只知道兩千年前掛在十字架後三天重生的人？」……「這裡沒有上帝，上帝不在這裡，哎，山裡沒有上帝，部落沒有上帝，只有甫素斯，哎！」。³⁹

於此處代表主角應回歸祖靈的懷抱而非信仰外來宗教，這屬於一種內在層面的改變。在飲食行為及外觀野化方面：

牠說：「還習慣這些酸臭的食物？這是被咬到後銳變的第一步。」、「我的身體就如同人偶傀儡，毫無自由意志的順著牠的意念，褪去身上每一吋衣物。以極其野蠻的手法，撕裂了迷彩衣衫，扯破了下半身的牛仔褲。」⁴⁰

於本段代表這是重返大自然的必要過程之一，此部分為一種外在層面的改變。然而，從主角的角度而言，變身成山老鼠甚至被其意念佔據身體是僅存在於神話中的情節：

主角看到鏡中自己的異變後，「全身直打哆嗦，我喃喃自語道：『那是神話傳說，是兒時祖父在篝火邊說的神話故事。』。」⁴¹

因此主角對此感到十分恐懼，這也代表了主角早已高度沉浸在外來文化之中，甚至已經對於原住民原有的文化感到不認同。文中提到被山老鼠咬到的人都必須到外地隔離：

主角對妻子說：「我要先暫居到離部落外兩道彎口遠的果園竹寮一段時間。」因為他想起：「只要部落發生瘟疫時，族長會強制要求感染者封鎖在部落兩年以上的時間。」⁴²

於此處更是深刻反映出不只是主角本身，而是整個泰雅族對於原有文化已經缺乏歸屬感，甚至想要迴避。除此之外，在上帝浸禮的過程變成山老鼠並攻擊牧師：

甫素斯突然停止繞轉，背對人甩動牠的長尾巴，拍落老牧師手中的聖經，聖經掉落在隔夜已然熄滅的火堆中，炭灰瞬間飛揚，飄盪在室內。」⁴³

也讓作者與供奉基督教的妻子之間的距離不只為實際的距離，更代表了文化間的隔閡，最後在山老鼠意念的催動下，主角被迫回歸原始生活，意識與山老鼠逐漸合而為一，同時妻子在記憶中的身影亦逐漸模糊，代表了主角徹底回歸大自然並認同原住民文化，大自然才是主角的歸宿。表（五）整理了不同象徵物象徵的大自然反撲。在文中，作者透過「入侵」與「變異」的過程呈現了大自然對於殖民統治或人類貪欲的制裁。

³⁹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33

⁴⁰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38

⁴¹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30

⁴²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26

⁴³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35

表（五）：文中的象徵對應的大自然力量反撲

象徵物	文本對應	象徵意涵
山老鼠 (山瘟)	主角被山老鼠咬傷，身體發出紫青色的孔洞，意識到這是部落長老提及的「瘟疫」。 ⁴⁴	象徵大自然的懲罰與反撲，其是一種文化上的傳染病，懲罰那些背棄傳統，參與盜伐的部落成員。
甫素斯 (Busus)	自稱「鼠王」，是「強大、污穢、罪惡與無止的慾念」的化身，且牠否認上帝在山林中的存在。 ⁴⁵	墮落的原始意志，被資本主義腐蝕的大自然。甫素斯代表了慾望驅使下的野蠻力量，反映了大自然在面對人類貪婪時，可能反撲。
變身（從人到鼠）	經歷外觀的「去文明化」（長出體毛、兔唇、烏黑眼球），行為模式轉變為「鼠行」。 ⁴⁶	這是主角「由內而外」回歸原始的過程，身份認同的徹底迷失與重塑，象徵著現代泰雅族青年在傳統與外來文化衝擊下的身份崩解。
隔離（竹寮）	主角被咬傷後，主動要求隔離，因祖父曾說瘟疫需被強制封鎖。同時表現出部落對失落文化的迴避與恐懼。 ⁴⁷	「山瘟」被視為需要被隔絕的病症，反映出部落社會對傳統文化的缺乏歸屬感和試圖切割的心態。

除此之外，在〈山瘟〉一文中透過強制隔離的制度得到了具體化的阻隔傳播疫情的方式。當瓦旦想起族長會要求感染者在兩道彎口外的竹寮封鎖兩年以上時，這證明了「山瘟」並非是個人的病變，而是一種具有群體破壞力的傳染疫病。這種傳染性具有雙重意義：生理上，它透過山老鼠的齧咬擴散；文化上，它則像瘟疫般在族人間蔓延著「貪婪」與「對傳統的遺忘」。山瘟的傳染路徑與外來宗教（基督教）的傳播形成諷刺性的對比，顯示出當部落傳統防疫機制（如：對祖靈的敬畏）失效後，這種象徵文化斷層的疫病將侵蝕部落的集體認同。

四、〈蚤〉與〈山瘟〉兩文中對於自然與人文的相似對照

（一）〈山瘟〉中山老鼠的象徵意涵與〈蚤〉中蚤的象徵對應

⁴⁴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26

⁴⁵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36

⁴⁶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39

⁴⁷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26

〈山瘟〉中的「山老鼠」和〈蚤〉中的「蚤」雖然是不同的物種，但在象徵意義上都指向部落因貪婪而滋生的腐敗，這種腐敗力量分別是由內而外與由外而內的侵略與反抗，並且由此產生「瘟疫」般的外來侵蝕與「蚤」的全面佔領。表（六）整理了兩文的象徵物與連結。由兩文的場景與結構安排而言，兩文皆透過一個動物暗指人類的貪婪，並以該動物的行為舉止、分布範圍或對話傳達其中的象徵意涵。且最終皆在探討原住民在面對殖民統治與後殖民時代的反抗行動或心靈狀態。兩文在行文安排上展現的相似性，同時也代表著一種回文關係：「由人類文明佔領與統治傳統族群的文化，卻在殖民統治之後被大自然反撲。」

表（六）：〈山瘟〉與〈蚤〉的象徵物對照與分析

象徵	〈山瘟〉的山老鼠——甫素斯	〈蚤〉的蚤群——拉令·夏
代表物	經濟木瘤：主角汲汲於砍伐經濟價值高的木瘤，這是與上盤商進行非法的交易。 ⁴⁸	土地：蚤群循著三條路徑（政客莊園、土地代書事務所、投資客保留地），象徵著土地被買賣與侵佔的路徑。 ⁴⁹
寓意	內在道德腐蝕與慾望的具象化：甫素斯自稱鼠王，是「強大、污穢、罪惡與無止的慾念」的化身。並透過「一點毒一塊木瘤」的方式象徵部落內部參與非法經濟活動而導致的集體沉淪。	外來資本與殖民掠奪的實體化：蚤群象徵滲入部落寄居而後擁有土地的外來移民與殖民。牠們的源頭是「人類貪慾」，象徵著殖民、後殖民時期土地流失和資本入侵的後果
文化反撲	甫素斯是大自然原始力量的反噬，由其極度厭惡並反抗外來文化，如毀壞聖經、要求主角捨去文明的衣物，迫使主角回歸野蠻。	拉令·夏是被殖民者的心理投影與遊蕩惡靈。他不斷嘲諷伊凡·樓信的抵抗，指出部落所有的土地盡被蚤群吞占，體現了對現實的清醒認知和絕望
總結	山老鼠象徵因貪婪而扭曲的傳統力量，對於背叛者進行精神上的懲罰。	蚤群象徵因貪婪而實體化的外部侵略或殖民者，對土地進行佔領。

總結而言，〈蚤〉與〈山瘟〉構成了兩面互照的鏡子：〈蚤〉處理「外部入侵者的寄生」，表現出被動的受難與絕望；而〈山瘟〉則處理「內部慾望的寄生」，表現出主動挑釁自然後的必然宿命。兩者共同揭示了原住民集體恐懼的核心——那不只是對外來政權的恐懼，更是對「傳統自我消失」的焦慮。無論是蚤群佔

⁴⁸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27

⁴⁹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199

領博拉罕，還是山老鼠攻擊牧師，都隱喻了當代部落在現代文明與原始倫理交界的衝突與劇烈影響。

（二）〈蚤〉與〈山瘟〉中的「寄生——反噬」的循環結構

這兩篇小說的核心敘事都圍繞著在「寄生——反噬」的循環結構上。首先，人類為了自身利益對自然或社會進行掠奪，隨後這種掠奪行為被具體化為一個寄生體（山老鼠或蚤），這個寄生體反過來吞噬和懲罰宿主，使宿主陷入崩潰和異變。下表（七）與（八）將分析兩文的循環結構。這種循環的結構呈現了兩種不同的敘事視角，作者透過藉由大自然之物「蚤」的繁殖與入侵逐漸吞噬伊凡·樓信的身體，傳達了殖民統治與人性貪慾對於文中伐魯恩部落的迫害。同時，結合歷史事實亦可以解讀為日治時期日本人對於泰雅族原住民族群的迫害與侵害，故以外向內的敘事視角與文本走向描寫之。而相反的在〈山瘟〉中以主角瓦旦汲汲的貪慾砍伐族裡山林資源違背傳統為題，代出自然的反噬。若結合歷史事實，文本描述的時代以是後殖民時代，以此前提下諷刺族裡人對於自然的不尊重終遭自然所反噬。兩文均透過不同的敘事視角與象徵，傳達了作者對於泰雅族原住民與自我的諷刺與省思。

1. 〈山瘟〉的「寄生——反噬」結構：

〈山瘟〉描寫的是一種「由內而外」的道德寄生與反噬：

表（七）：〈山瘟〉的「寄生——反噬」結構

循環階段	文本對應	結構分析
寄生-1： 人類貪慾 對山林的 寄生	主角瓦旦汲汲於上塔曼山砍伐經濟價值高的木瘤，這是對山林資源的掠奪，更是對傳統身份的不尊重。 ⁵⁰	瓦旦參與盜伐，違背了傳統對山林的敬畏，並使自己成為了「山老鼠」，為後續的寄生創造了溫床。
寄生-2： 甫素斯對 主角的寄 生	瓦旦被山老鼠咬傷右腳踝，體內的甫素斯完全佔據軀體」，並宣稱牠在瓦旦的身體裡重生」，與主角的自我意識進行爭奪。 ⁵¹	甫素斯是貪婪（木瘤、毒品）的化身，寄生於主角體內，吞噬其記憶和意志，是精神與肉體的寄生。
反噬：異 化與離棄	甫素斯引導主角變形，攻擊外來信仰，最終使主角徹底失去人類意識與記憶，領著鼠群奔向塔曼山。 ⁵²	大自然原始力量的反噬是毀滅性的異化，迫使主角回歸自然的宿命，徹底與部落和家庭切割。

⁵⁰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頁 126

⁵¹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整理自頁 132、133

⁵²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整理自頁 139、140

2. 〈蚤〉的「寄生——反噬」結構：

〈蚤〉描寫的是一種「由外而內」的政治經濟與殖民統治的寄生與反噬：

表（八）：〈蚤〉的「寄生——反噬」結構

循環階段	文本對應	結構分析
寄生-1： 資本對部落的寄生	蚤群循著三條路徑而來，它們的根源是「人頭」販賣原住民保留地的勾當、外來投資客和權貴莊園，是一種殖民經濟與土地掠奪的寄生。 ⁵³	外部勢力對部落土地進行侵略，以「進入到文明的第一步」為名義奪取資源。
寄生-2： 蚤群對主角的寄生	數以千計的跳蚤攀附在伊凡身上，吸吮血液，使他全身癟癟，甚至感覺到靈魂即將被剝離。拉令·夏糾纏著他的自由意識為一種身體、心理與文化的寄生。 ⁵⁴	蚤群代表著外部入侵者佔領土地的決心。拉令·夏是伊凡·樓信精神崩潰的象徵，體現了內部意識被外部壓力佔據。
反噬：抵抗與虛空	伊凡嘗試使用水攻、火燒、化學藥劑等方式與蚤群搏鬥，但徒勞無功，最終最後的淨土（農園、博拉罕）被蚤群佔領。 ⁵⁵	徒勞無功的毀滅代表人類的抵抗是枉然的，因為「人類心中的慾火使蚤子蚤孫生生不息」。反噬的結果是伊凡徹底絕望因為失去最後的土地和信念。

五、結論

〈蚤〉與〈山瘟〉雖然皆出自於魯亮·諾命的原住民華語短篇小說，作者卻透過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視角進行創作。〈蚤〉透過跳蚤入侵伐魯恩部落帶出部落被外來勢力入侵的歷史，並以跳蚤寄生在主角伊凡·樓信的身上，造成其身心靈崩潰傳達了主角對於外來殖民的反抗卻力不從心的無力感。同時，伊凡·樓信的虛幻腳色——蚤王「拉令夏」與伊凡·樓信的對話與呢喃，傳達了伊凡·樓信的潛意識對於殖民統治的想法——全力抵抗與永不放棄。而拉令·夏的存在，除了作為諷刺伊凡·樓信想法的角色，更象徵了外來勢力對於部落入侵的強勢與不屑。本文結合歷史事實可推論為背景聚焦於日本人對泰雅族土地的掠奪及文化侵略，使泰雅族的土地及文化逐漸流失的一篇小說，作者透過「蚤」象徵的殖民統治與

⁵³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199

⁵⁴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198

⁵⁵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頁 202、203、206、207

人性貪婪，除了傳達殖民時代的無奈與無助，更在文中傳達對於泰雅族族人與自我的諷刺與對於殖民文化的省思。若結合伊凡・樓信的行為與對話，伊凡・樓信可以象徵為全體泰雅族族人，而伊凡・樓信的心靈狀態：不安、焦慮、恐懼，同時也代表著泰雅族族人面對殖民統治的內心狀態。

〈山瘟〉則將時間線推移到近代的民國初年，由於原住民因長久在充滿外來文化的環境生活而使得對於傳統文化的認同感下滑，導致山老鼠（亦可象徵非法伐木知人）其欲藉由大自然的力量（山瘟）讓原住民重新回歸傳統文化及生活方式。因此本文先分別敘述兩文的場景意義及象徵意涵，再將相似及相異處進行對比，進而分析原住民的集體恐懼來源。〈蚤〉集體恐懼為泰雅族土地逐步遭到漢人掠奪，傳統文化也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逐漸消失；〈山瘟〉集體恐懼為在泰雅族傳統文化已近乎消失殆盡之際，泰雅族對於自身傳統文化的恐懼，透過這種循環結構可見殖民統治時代與後殖民時代對於泰雅族部落文化、人文與自然環境的影響。魯亮・諾命透過這兩篇作品傳達出他筆下具大幅傳染力的『瘟疫』與具寄生特性的『蚤災』，實際上是泰雅族與族人靈魂發出的悲鳴。這種「集體恐懼」是透過描繪身體被蠶食、意志被奪取的極端狀態，並描寫對於泰雅族文化斷層的恐懼。小說結尾主角瓦旦回歸塔曼山的背影，以及伊凡・樓信對祖靈收割靈魂的最後決心，代表著作者對於再次回歸傳統部落文化的期許。

引用書目

- 林秋綿，〈臺灣各時期原住民土地政策演變及其影響之探討〉，《台灣土地研究》，2期（2006年5月），頁23-40。
- 魯亮・諾命著，〈山瘟〉，收錄於臺灣文學獎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 魯亮・諾命著，〈蚤〉，收錄於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小說。
- 張耀宗，〈教育菁英 vs. 傳統菁英：日治時期教育 影響下原住民領導機制的轉變〉，《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七卷一期（2007年6月），頁1-27。
-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2010年8月17日，《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網址：<https://reurl.cc/qKZqrR>，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12月2日。
- 鄭安晞，〈日治時期隘勇線推進與蕃界之內涵轉變〉，《中央大學人文學報》，50期（2012年4月），頁131-208。
- 徐世榮，〈慘痛的台灣土地掠奪史〉，2017年3月12日，《報導者》，網址：<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land-grabbing>，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12月2日。
- 陳怡萱，〈初探非原住民取得泰雅族傳統領域內土地權之案例：以尖石鄉為例〉，《原住民族文獻》，39期（2019年10月），頁8-14。

2025 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首獎的評審短評。

<https://award.nmtl.gov.tw/information?uid=3&pid=2270>.

<https://reurl.cc/qKZqrR>，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12 月 2 日。

2021 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首獎的評審短評。

<https://award.nmtl.gov.tw/information?uid=3&pid=1861><https://reurl.cc/qKZqrR>

，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12 月 2 日。